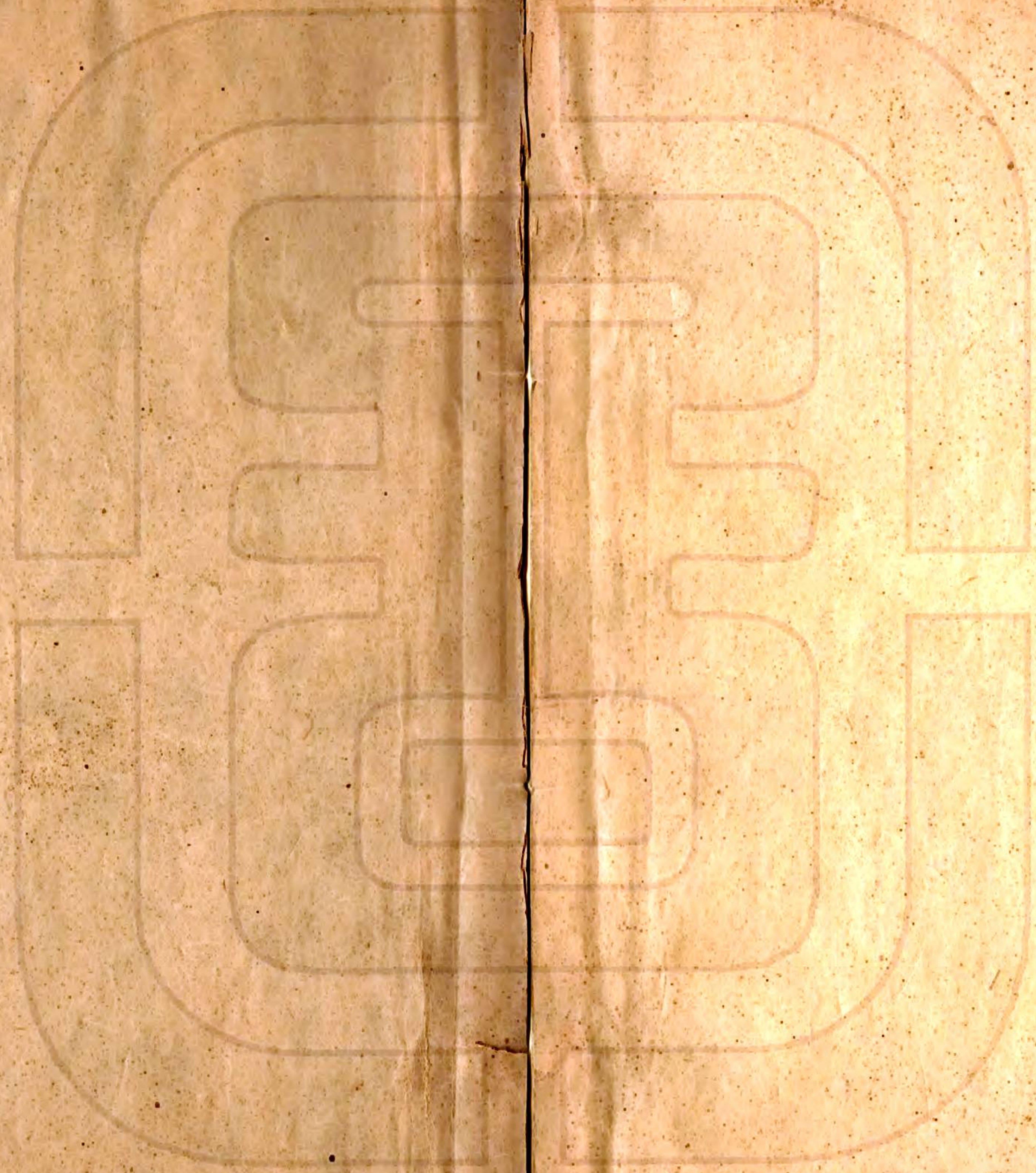


地250.141-6  
34  
:1~20

廬陵縣志



乾隆辛丑季冬

廬陵縣志

本齋藏板

序

廬陵為名勝之區匪第其幅幘之遼  
濶山川之清麗甲於他邑蓋自唐宋  
以來偉人傑士輝映後先文章節義  
彪炳史冊其人傳其地益傳其耳熟  
而艷指之者殆非無故也余自會昌  
調任石陽以山高水長之思得聆流  
風遺韻之美豈不甚快且度其地多

廬陵縣志

序

博物君子宰亦代有賢侯其邑乘記  
載必成淵海鉅觀將得聞其所未聞  
見其所未見以擴充其茅塞而不迷  
於軌轍自下車即取舊本而披閱之  
則康熙年間一修於前任于一修於  
前任陸迄今近百年板片朽蠹字跡  
摩挲前後官師未嘗有過而問焉者  
竊惟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國非史

無以察治忽興衰之故邑無志又烏  
足以悉民情土俗之宜哉我

皇上稽古右文搜羅千載權衡百代凡前  
史之是非予奪多加刪定又

命直省州縣隨時增修志乘豈徒彰車書  
之盛正以形勝之興衍阨塞租賦之  
多寡輕重煙戶之衰旺疎密咸有所  
稽而政理藉是以取衷焉况以廬陵

首治南通閩廣西接楚南北連袁臨  
人文淵藪事務殷繁其間氣運推遷  
政教張弛人才消長生民苦樂風俗  
淳漓疆圉堅脆物產豐嗇月移歲更  
究無一定若因陋就簡聽其缺略則  
來無所續往無所徵豈非有司之過  
耶余不敏弗能載筆每當退食之餘  
時切續貂之念於是與邑之老成紳

士公同商確邑人皆蒸蒸樂從籌畫  
綜括購求藏書訪問者舊徵文考獻  
鉅細畢收第志欲謹嚴而無脫落雅  
馴而不鄙俚詳備而不繁冗史家所  
謂簡而該博而當直而不諛者也廼  
為之訂訛正偽補漏存佚經始於庚  
子之秋告竣於辛丑之冬舊志二十  
六卷今增為四十五卷舊志分為九

類今增為十二類雖不敢云美備之  
觀然百年以來一邑之山川井里土  
田賦役禮典兵制溝洫陂渠橋梁道  
路凡有關於

國計民生人心風俗者概不敢忽他如  
名賢祠墓紀其修葺往代遺蹤重加  
標題著奇偉卓犖之傑士列詞源筆  
陣之雄觀弔荒煙蔓草之幽魂如置

萃盤玉屑並登庶幾仰襲前哲之芳  
徽且以資後來君子之刪訂焉爾

皆

大清乾隆四十六年歲在辛丑季冬月

穀旦

勅授文林郎知廬陵縣事加三級紀錄五

次山陰平觀瀾題



康熙己酉舊序

廬陵之有志舊矣原僅六卷自前明嘉靖以後紀載闕焉蓋百餘年未覩踵事增修者北平于君慧男來宰是邑治洽政舉乃以公餘殫心蒐討重加編輯網羅放佚州次部居釐爲二十六卷於是一邑之典章粲然備矣書成請予一言弁其首予按周禮職方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至於縣政象魏則又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蓋圖籍竝重如此也而保章氏職掌分星辨封域之妖祥族師

廬陵縣志

卷之首

原序

閭師司其戒令與徵令凡孝弟姍睦敬敏任恤及有學者皆歲登簡冊此則後世史乘分野之必詳職官人物藝文之必載悉倣周禮遺意以行豈非有國者之急務乎是以漢高入關鄜侯首取圖籍識者歎其為賢由是推之則凡修明掌故於兵燹磨滅之餘其勢尤急而爲功尤倍矣自予以左轄承乏西江每欲檄行郡邑整比往牒各成一編彙作豫章通志席甫煥而輒解去願雖未愜其事常往來予懷若廬陵者又江右之望邑也今于君毅然圖之竟以集事可不

謂爲政知所輕重哉夫邑乘與國史繁簡固殊  
要其體裁則一識高而後是非定學博而後援  
据精才優而後詞理暢蓋劉知幾致嘆于三長  
者甚矣其難兼之于君才識通敏復能讀父書  
紹衣家學源流深長故其述作彪炳不羣如此  
良可敬也顧予竊怪歐陽永叔生長廬陵爲一  
代文人之冠所著五代史風神氣格直追龍門  
即家譜小傳枝析條分言簡意盡莫不原本左  
馬而獨于鄉里文獻未聞有所發明豈繫官於  
朝弗遑及歟抑少寓隋州晚棲潁上枌榆風俗

濶畧未詳歟抑舊志六卷源趙宋以葺沿革建  
置亦曾經其討論而以排纘待後人歟于君官  
文忠之鄉克廣文忠範俗型世之意行其流風  
遺韻輯爲是編所係觀感者甚大所裨藝林者  
甚多又不特一邑之幸已也予於地方有方伯  
連帥之責獨取其合夫周禮者颺言簡端良以  
明圖籍之重而世之爲守令者不可不知所先  
務也於是乎書康熙庚戌菊月江西承宣布政  
使司布政使晉絳李翀霄撰  
急吏事則專簿領懷古學則詢簡牒二者嘗相

妨而不相併而賢者兼之裕如收文獻於放佚  
之後討詩書於案牘之餘人謂不急我獨卒圖  
將以鑒往跡昭來訓胥於是乎有取也廬陵於  
古為郡於今為巖邑蓋歐陽公文信國之鄉而  
河南兩程夫子數過其地明又宰之以王文成  
風澤政教涵漬漸摩蔚為大賢雲集霧合予視  
事之暇講學青原白鷺間得三祀舊志求所謂  
卓然三不朽者攷定姓氏嚴恪俎豆未嘗不竦  
踊嚮嘆尚友其為人問之郡縣則志乘不備殘  
於古而闕於今者多矣吉故連虔交閩粵處戰

爭之地數罹兵禍廬舍煨燼荒城殘市或求尺  
籍不可得極盛而衰蓋至此也近者巡按侍御  
許公嘗有郡志之役矣其時侍御將去太守李  
君分曹掇輯期竣旬月未免駁漏而廬陵故無  
縣志也于君慧男來受事則以為請予蓋心難  
之其人物多則難區分其事跡多則難綜核其  
文辭多則難網羅者舊零碎是非參錯則難論  
定費重帙繁則難劖劂與較讐往見萬厯間吉  
安舊志為王公時槐劉公元卿兩先生所修其  
人理學夙儒義例不苟則以復于君蓋踵其例

而增益分郡為縣用力差易會子奉裁去官既  
歲餘而廬陵縣志成屬序蓋擇邑之賢且文者  
蕭子劉子輩為之編輯而于君綜其成發潛拾  
遺彙為大冊可謂勤矣于君之尊甫司直先生  
閱覽好古常刻金石錄帝京景物畧傳之四遠  
而慧男世其家學喜為故舊表章遺書其在縣  
修學宮葺書院請蠲粵鹽之累古之民用稍蘇  
蓋其留意於文章政事非獨一縣志也予嘉其  
不辭難也因其請而并及之康熙己酉仲秋宛  
陵施閏章撰

古王者在上命使采風巡行下邑舉四方之志  
而上之天子天子設外史氏以掌之蓋在朝廷  
則曰史在一方則曰志相為表裏而不可輕廢  
也其來舊矣然而國史之職其言慎外史之職  
其言詳詳則不傷其闕不病其誣以備採風者  
之諮詢自後世輜軒罕出目為具文即間有一  
二纂述亦悉從簡略則甚矣載筆者之難其人  
也廬陵夙稱名邑自宋迄今數百年間言文章  
首歐陽氏談節義推文信國嗣是以來聞兩公  
之風而繼起者踵接肩比迨文成宰茲地繼以

良知之說倡海內士大夫得其傳者獨廬陵為  
盛則理學復甲於西江嗟乎以地若此以人若  
彼不有所志其何以示勸懲而繫人心之好惡  
哉康熙九年予奉

命視學來江右其明年春即按吉州廬陵固吉之首  
邑也杪士之暇登螺山泛白鷺洲攬其形勝緬  
文忠信國之餘風未嘗不穆然神往撫郡邑之  
志而流連不已也然自兵燹之後繼以凶荒為  
民牧者扶衰救弊之不給遑問史乘遂令已往  
之典章久而成譌目前之利病置之不錄未免

廬陵縣志

卷之首

原序

五

杞宋不徵之憾邑令于君怒焉憂之於是網羅  
舊聞摭摭遺佚萃十年之力因舊志而加廣焉  
無或傷其闕而病其煩者厥功偉哉是故考人  
物則英賢炳蔚矣重制作則藝文超絕矣辨疆  
域則山河之脈絡明釐國賦則戶口之多寡悉  
矣降而城郭宮室之興革與夫歲時伏臘男女  
里社之奢儉好尚一一如繪圖觀火垂之於後  
誠足以示勸懲而繫人心之好惡也異日者太  
史陳風輶軒下採以是上之

天子金匱石室之間未必無少補焉則豈非外史氏

之遺旨哉于君尚其勗諸提督江西學政按察使司僉事睢陽王震生撰

郡邑之有志猶夫國之有史也古列國各有史官以志時事自封建廢而郡縣立列國之史缺焉然官師政治人物戶口賦役風俗土宜亦必有所紀載聖人曰雖百世可知是在往志矣不有作者後之人於何而參稽乎是故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又有一方之史與一家之史焉然而朝以廣成陋家以私害公郡邑詳於朝而公於家者也陶周望謂史不患無才患無藉綜

一家一邑之紀載合之郡國進之太史以裁成之而一代之史以出藉莫善焉氏族之有譜一家之史也而縣邑之有志則一方之史耳書必不可磨之事載必不容刊之典與夫紀必不容沒之蹟舉千百年之政治風俗山川人物細至艸木鳥獸之屬該貫備具綱舉目張以為異日文獻之徵則一方之志固一代史所藉以受成容或闕諸顧予嘗觀前代舊志往往出自鄉大老先生曾直史館之名手誠以志之有作非具史才史學史識者不任也然則廬陵之有志前

乎此矣而一經鼎革連遭寇亂拾斷簡於灰燼之餘收殘編於散軼之後故老凋謝典型非舊而欲鳩討鵠聚勒成全書良非易事以廬陵風稱文獻名邦如周平園文文山胡澹菴之三公者其忠孝節義經濟文章匪惟足冠乎一邑一郡直足以冠乎天地古今予昔令莆陽莆稱文獻名邦今守吉州所屬首邑又如是稱誠所值之多幸也乃于君慧男吏茲土儒雅循良頗著能聲所錄其先君子帝京景物畧天下金石志諸集已足見其紹衣德言矣簿書之暇接遇豪

雋間有著作之足重足傳者莫不擊節賞心請傾其篋笥不惜重貲為授剞劂以公同好而後已然則吏之以此嗜成奇癖者洵風流千古第一哉茲志也與邑中諸君子稱三長者羅摭故實緝錄近事相為商榷攷訂而又親操觚翰衷之以裁鑑加之以芳潤右質而左文正疑而傳信務詳而忘畧崇雅而黜浮統為目者十析為卷者二十有八閱若干月而殺青斯竟予為一卒業焉柯本條貫經緯有章贍不傷體華不失實蓋翩翩乎良史才哉又不徒為循吏已也康

熙庚戌夏五知吉安府事三韓郭景昌撰  
宛平于司直先生博學嗜古著述宏多嘗刻金  
石錄輯帝京景物畧海內傳誦嗣君慧男博雅  
富文慷慨篤聲氣無忝厥考其為廬陵令也於  
剽繁理劇之際首刻青原山志承先志也今又  
修廬陵縣志此則善承先志而廣之者也廬陵  
為吉州巖邑山川奇秀鍾為偉人若歐陽文忠  
胡忠簡周益國文信國諸先喆可法可傳者指  
不勝屈科名之盛爵位之顯及閭巷巖穴之賢  
砥節立名者不可勝數而縣志之修自有明中

葉迄今百有餘年闕焉未舉于君毅然引為己  
任徵邑之賢且有文者備禮開局俾考訂編輯  
各盡所長閱歲而志成授藁屬余為序今取全  
志讀之見歷代之賢大夫能保惠於庶民嘉績  
令聞至今不泯者使人有修政立事之思焉見  
先喆之理學勲業節義文章彪炳寓內者使人  
有崇德尚賢之思焉見孝友貞烈高隱沉冥不  
求聞於世者使人有表微闡幽之思焉見戶口  
之增損田土之萊闢賦稅登耗水利通塞使人  
有勤恤民隱興利除害之思焉見庠序之廢舉

學術之邪正習尚美惡民情淳澆使人有明禮  
導義移風易俗之思焉斯志之修于君之有功  
於名教豈不大哉于君世其家學善承先志於  
簿書鞅掌之餘博考羣籍蔚然成一代大典政  
事文學君殆兼之矣若其治績清軍裕民各政  
未易更僕他日必有為循良之史者是可紀也  
同知吉安府陞福建興化知府許煥撰

君子官其地則必取其地之文獻紀乘而備徵  
之將以為政匪以政學也而或簿書之叢冗絲  
棼於外彌縫之意巧轆轤於中遂以為區區者

迂而不切於當務也是烏足語為政之大哉廬  
陵固吉州弁邑郡縣更易古今不一大抵不離  
殷劇者近是為之長者怛怛匆匆退食鮮暇去  
支邑倍蓰以故志亦少缺焉令尹于君仕學淵  
源世有業譜下車即毅然以修輯為已任爰謀  
邑之賢者集舊聞蒐闕蹟識大識小悉備網羅  
或損或益務歸倫要及數月而底成蓋不必進  
父老於庭而邑之大概盡在目中矣余分符茲  
土在于君出宰以後甫至而得手其書聞所欲  
聞心竊慰云夫覽山川形勝則知靈秀之所由

鍾披戶賦地產則知財用之所從出覩文章理  
學節義貞烈與夫孝友高尚之風流則景行之  
心油然而生悟風俗之淳澆災祥之同異以及  
百務之廢興瑣屑之利病則挽回興革之念懣  
然而不忘又矧卓爾循良垂諸簡編神君慈母  
赫赫若前日事後焉者相與觀感而興起此物  
此志也則謂非為政之大不可也因樂為之序  
康熙庚戌六月通判吉安府事晉江趙士魁撰  
廬陵以邑稱始漢後升邑為郡至唐永淳廬陵  
之名始專屬邑至於今千有餘歲泣茲土者非

不賢且衆也顧志則尚缺明初草率為之不過  
四卷斷紙遺編文不雅馴康熙癸卯藻承乏是  
邑不揣謏陋欲力舉其墜乃以請於張學士瑤  
山先生閱十月而書成余覽而歎曰甚矣著述  
之難也國家開史局給尚方筆札聽局召辟如  
司馬君實之於范淳甫劉貢父諸公而又有金  
匱玉版之書抉扃抽滕聽其采綴給以大官酒  
饌尚且不無遺憾今以一邑之人成一邑之志  
顧能使閱者不索瘢攻瑕難矣前人所以甘於  
袖手閣筆而千餘年之文獻竟莫可攷者其在

此與然則余之必有事於志者有兩說於此衡鑑之家不必過為責備當平心恕人曰苟能是是亦足矣即有不當亦可為後人追益地操觚之家不必過為避謗當公道任事曰吾但執簡以書即不免於人言不猶愈於已乎昔宋文憲與危學士共修元史欲訪尋元事不可得危公袖餅餌果實以餒老兵得語輒書之其難如此方今天下一統海隅日出咸隸正朔煌煌

國典欲取天下之郡邑志而稽實焉廬陵大邦詢茲黃髮其將何辭以對豈可區區同老兵之唾

廬陵縣志

卷之首

原序

十一

餘已哉蕭中令嵩撰唐史因於吳兢奏遣使者就競取書得六十餘篇使其漫無折衷則因之何益劉知幾史通內外四十九篇極詆前之作者究不能自出新裁別成一書則詆之何益是志也其在他日必有繼此而修之者若間有可因請為蕭中令即或有可詆勿為劉知幾則邑志之成庶幾告無罪於後之君子矣康熙九年庚戌知廬陵縣事宛平于藻撰

康熙己巳舊序

昔人致疑於歐陽公為一代學者之宗其文章